

譯評

「學術」與「娛樂」之間：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譯評

許恬寧

原書名：三言
作者：馮夢龍 (Feng Menglong)
譯者：Ted Wang, Chen Chen
出版者：New York, Welcome Rain Publishers
出版年：2007
總頁數：271
ISBN：1566491398
售價：14 美元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Tal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為明代話本小說《三言》於二十一世紀最新出現的譯本之一¹，共選錄八卷故事：〈賣油郎獨占花魁〉、〈滕大尹鬼斷家私〉、〈徐老僕義憤成家〉、〈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施潤澤灘闕遇友〉、〈況太守斷死孩兒〉與〈赫大卿遺恨鴛鴦繚〉。譯者 Ted Wang 與 Chen Chen 為旅居美國的華人²，在策略上，兩人希望能夠讓讀者認識到中國文學輕鬆有趣的另一面，期望透過新譯本喚起各界對於中國文學的興趣 (Wang & Chen, 2007, pp. ix-xii)。

許恬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E-mail: 694250180@ntnu.edu.tw。

歷年來已有許多學者投入《三言》的英譯工作。John Lyman Bishop 在 1956 年出版《三言》研究論文 *The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San-Yen collections*，書中除了研究《三言》的起源與文學技巧外，也收錄了四篇《三言》故事的譯文。Cyril Birch 於 1950 年代出版的 *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 收錄了六篇《古今小說》的故事。劉紹銘與馬幼垣兩位教授亦曾召集多位中西學者，共同翻譯中國小說。兩人於 1978 年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書中收錄中國各代的中短篇小說英譯文，其中包括十七篇的《三言》故事。澳洲學者 Anne E. McLaren 亦曾翻譯三篇故事，收錄於 *The Chinese femme fatale: Stories from the Ming period* (1994)，藉由話本故事來呈現女人在明朝小說中的形象。

學術界所出版的譯本對於《三言》的研究來說相當重要。學者強調應該完整翻譯原文，以補足前期譯本的不足。早期的譯本在文體與故事情節的處理上，採取過於自由的翻譯策略，學者在挑選中國小說教材時，不免有所遲疑，無法確定譯文是否能夠真實呈現文本原有的風貌。因此，學界也開始討論譯本「是否應該保留傳統修辭」、「要不要去掉外國人無法欣賞的部分」，以及「專家應不應該縮短或改寫故事」等等。面對種種疑慮，史婉德 (1979, 頁 258) 指出，大趨勢似乎是「應用相當完整的，相當正確的翻譯法」。早期的譯文加入太多譯者的「介入」，而這樣的譯本是否適合被採用於文學研究中則受到質疑。

學界的《三言》譯本十分強調「完整保留原文」的重要性。劉紹銘與馬幼垣在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 的〈序言〉(Preface) 中特別提到這一點：

讀者會發現忠實於原文是本書的翻譯準則。不同於有些翻譯前輩刪節了《三言》入話中的敘事詩，我們將這些詩全數譯出。雖然可能造成生硬的翻譯結果，且對整體的故事結構來說，這些詩也可能顯得沒有翻譯的必要，但我們仍然決定保留。(自譯，底線自加) (Lau & Ma, 1978, p. vii)

這段話除了強調「忠實」與「以原文為尊」的重要性之外，也直接點出學者的翻譯策略。學術型譯本強調保留原文的文體為譯本的責任。即使是前人看來「不必要」的文字部分，也應該譯出，譯者不應該為了個人的好惡，擅自變動原文。

Ted Wang 與 Chen Chen 的新譯本，則希望打破這個束縛。兩位譯者採取與學界譯本切割的方式，強調翻譯的「娛樂功能」，而實際上是希望賦予譯者更多文字方面的裁量權。兩人譯本的序言中特別指出，自己是以達到不同於「學院式」的譯本為目標，並提供讀者以不同視野來了解中國經典文學的機會。譯者特別自述兩人皆非畢業於中文或英語學系，職業生涯中也對漢學無相關研究，以證明故事是以「相當自由」(absolute freedom)的方式翻譯而成，不受任何艱澀學術傳統的拘束 (with no restraints...from arcane academic conventions) (Wang & Chen, 2007, p. ix)。他們的目標讀者包括「東亞學系的學生、對亞洲或中國有興趣的人士，以及一般對於閱讀有興趣的大眾」，而學院的學生可以把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當作補充閱讀，以引發對於中國文學的興趣 (informatively spice up their reading lists) (pp. ix-xi)。兩人並直言自己的譯本並不適合作為研究文本，鼓勵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直接閱讀中文原文 (p. xii)。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選擇簡化話本的結構。譯本仍然以原文為尊，大致遵循了原本的故事梗概與敘事順序，不會為了加強娛樂效果，自行改寫故事，但與學術型的譯本相比，此譯本則非原文完整的「拷貝」；在不變動主要故事情節的前提下，*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縮短了故事的篇幅，略去部分的入話、詩歌與道德警訊。如〈賣油郎獨占花魁〉在正話開始之前，尚敘述了鄭元和與李亞仙的唐人傳說故事，而 Ted Wang 與 Chen Chen 的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則完全省略了這個部分。此外，正話開頭的時空介紹，譯文也加以縮寫：

【原文】

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太宗嗣位，歷傳真、仁、英、神、哲，共是七代帝王，都則偃武修文，民安國泰。到了徽宗道君皇帝，信任蔡京、高俅、楊戩、朱勛之徒，大興苑囿，專務游樂，不以朝政為事……。(底線自加)

【譯文】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Song Dynasty, Emperor Huizong placed his trust in a covey of corrupt ministers. Neglecting affairs of state, he emptied the empire's coffers to build parks and gardens for himself and frittered away his time in revelry. (p. 3)

這段介紹中出現了許多中國歷史人物，包括幾位宋代皇帝與宋末四位不得民心的奸臣人物。“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則直接省略宋朝歷代皇帝的名號，直接由徽宗說起。此外，文中也完全不保留蔡、高、楊、朱等人名，簡單以「一群腐敗的朝臣」(a covey of corrupt ministers)帶過。譯文大致保留了主要的敘述，但簡化了需要特殊知識的部分。

此外，譯本也略去了部分話本中所呈現的價值觀與道德勸誡，如《醒世恆言》第三十五卷〈徐老僕義憤成家〉敘述主角徐老僕靠一人之力，使主人家成為巨富，雖招致各方猜忌，但仍廉潔分文不取。故事原文開頭便引了一段韻文：「犬馬猶然知戀主，況於列在生人。為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傷倫。能為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冊可傳神。」這段文字將主僕之間的關係與父子、君臣相比，強調奴僕應守的本分。故事並引唐朝蕭穎士與其僕杜亮的故事，說明理想的主僕情誼，點出故事主旨，勸說做人奴僕的觀眾，不論主人作為，都應盡力侍奉：

【原文】

那正傳卻也是個僕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獨立與孤孀主母，掙起個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個女兒，與小主人娶兩房妻子，到得死後，並無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冊。勸諭那世間為奴僕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幫家做活，傳個美名；莫學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罵。你道這段話文，出在哪個朝代？什麼地方？原來就在本朝嘉靖爺年間……。

(底線自加)

【譯文】

This is the story of a servant who single-handedly helped his widowed mistress set up a prosperous family business, married out her three daughters, and obtained wives for the two young masters, but had not an iota of wealth to his name when he died. To this day, his name remains inscribed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The events in this story took plac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njing of the current Ming Dynasty... (p. 73)

譯文“The faithful old servant”在結尾的部分，仍然稱讚主人翁的忠誠 (loyalty, p.92)，崇尚故事中所呈現的人情義理，但對於原文中勸諭世人「做奴僕要盡份」的部分，則全然省略。故事的開頭只保留原文摘要的方式，預告讀者故事的內容。這樣的處理手法，避免了許多文化詞的問題，如「父子恩情」、「君臣名分」等中國倫常觀念。另一方面，譯文也避免介紹入話中杜亮「愚忠」的道德教訓，只強調主人翁徐老僕的崇高人格。

此外，這段譯文也省略了原文說話人與假想觀眾之間的問題（你道這段話文，出在哪個朝代？什麼地方？），改以直述句的方式，直接點出故事的發生時間。然而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的策略並不一致，對於《三言》所保留的假想問答的說書傳統，有時認為沒有必要譯出，有時又如實翻出，如〈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中引起讀者興趣的提問：「孫寡婦左思右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你道是甚計策？」譯文為：「Cudgeling her brains, Widow Sun came up with an idea. Can you guess what it was?」(p.

104)，或是〈赫大卿遺恨鴛鴦繡〉中的對話：

【原文】

說話的，我且問你：「赫大卿死未周年，雖然沒有頭髮，夫妻之間，難道就認不出了？」看官有所不知。那赫大卿初出門時，紅紅白白，是個俊俏子弟……。（底線自加）

【譯文】

One moment, storyteller,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Ho Daqing had been dead for less than a year, and although he had no more hair, his wife would surely have recognized him, would she not?

As we all know, esteemed listener, Ho Daqing was a handsome fellow with ruddy cheeks and a fair complexion when he left home... (p. 244)

從文字來看，*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與學術型的譯本對於「說書人」與「讀者」間的對話問句，用字沒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差異在於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保留話本敘事方法的程度不如學術型的譯本完整，而且各篇保留的比例不一，隨機的成分較高。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採取較為自由的翻譯方式，不一定保留入話並時常省略韻文。此外，碰上故事中出現的道德警訓或是敘事者與讀者問答的敘述方式時，譯本也採選擇性的翻譯。在文字的選取上，譯者擁有比較大的空間。

關於譯文刪節的部分，Chen Chen 在〈序言〉(Preface) 中做了一些說明：

While no good literary translations should be verbatim, we have kept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texts as feasible for informative and entertaining reading, but stayed away from untranslatable plays on words, flowery poetic flourishes, and extraneous narrative elements. (pp. xi-xii)

雖然好的文學翻譯不該是逐字翻譯，我們仍在兼顧訊息與趣味的前提下，盡量貼近原文。不過，我們也避免無法翻譯的文字遊戲、華麗的詩詞，與無關緊要的敘事。（自譯）

這段文字提到譯文避免了「不可譯」的部分以及「無關緊要的敘事」。Peter Newmark 談過在遇到「嚴肅的想像文學作品」時，譯者必須「力求重現原文文本對『自己』產生的效果」，而當文本的概念愈具「普遍性」，「表現的概念愈無文化界限」，越可能達到「對等效果」。然而，Newmark 也提到：「除非讀者富有想像力、領悟力高、又對 SL〔來源語〕文化有所認識，否則文本中的文化成分愈高（愈地區性、時空相隔愈遙遠），對等效果就愈不可能達到。」（賴慈芸編譯，2005，頁 61-62）由於中英語言、文化的巨大差異，因此譯者可能乾脆省略翻譯效果不好的段落文字。

以《三言》的例子來說，中英文之間的確存在「不可譯」的鴻溝，如中文的四字句、排比、疊字等修辭，幾乎不可能在英文中重現，而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原文中的譬喻手法、詞彙與典故顯得陌生，可能造成翻譯上的難題。不過大體來說，*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所收錄的譯文，並不避諱使用「直譯」的方式，重現翻譯中文裡特有的詞彙，並沒有因為顧及娛樂效果或是讓文字更為好讀，大量以英文的俗諺語來置換原文修辭，或是直接省略正話的情節。譯本刪節的部分，主要是原文的入話、韻文，以及需要解釋的專有名詞，因此「簡潔」恐怕是譯者更主要的考量，而有些「不可譯」的成分，反而成為譯者向讀者介紹中文用語的機會，而中文特有的表達法，則成為譯文增進故事趣味的方法，讓故事更有「中國氛圍」。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保留了許多中文的特色，例如故事對話中的自謙語，如「小人」、「小的」、「寒舍」，譯文都加以保留，像是〈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中的例子；此處打官司的兩造正向太守報告身家：

【原文】

裴九老跪上去訴道：「小人叫做裴九，有個兒子裴政，從幼聘下邊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為妻。」

【譯文】

Pei the Ninth advanced on his knees and said, “This humble person’s name is Pei the Ninth. I have one son, whose name is Pei Zheng, and who was engaged to Liu the Elder’s daughter Huiniang when the two were quite young.” (底線自加) (p. 121)

其他相似的公堂上的自謙，還有〈沉太守斷死孩兒〉中惡人支助受審的問答，此處譯文則以「this small person」代替中文的「小的」：

【原文】

支助正要抵賴，卻被包九在傍指實了，只得轉口道：「小的見這贖東西在路旁不便，將來拋向江裡，其實不知來歷。」

【譯文】

So he corrected himself at the last moment and said, “This small person saw this filthy thing lying by the roadside. Finding it objectionable, I threw it into the river. I do not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底線自加) (p. 217)

除了人物自謙外，提到房舍時，譯文亦使用類似的手法，將自己的住所稱爲「humble abode」，以下是〈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例子：

【原文】

那婦人道：「不敢動問官人，高姓尊諱？」許宣答道：「在下姓許名宣，排行第一。」婦人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兒巷，生藥鋪內做買賣。」

【譯文】

The woman asked, “May I ask this young master his family and given name?” Xu Xuan replied, “This humble person is from the Xu family. My personal name is Xuan, and I am the first male in the generational line.” The woman then asked, “Where is your home?” and Xu Xuan replied, “My humble abode is in the Black Pearl Lane near Guojun Bridge. I tend to sales at an apothecary.” (p. 134)

此處的幾段對話中，說話者的第一個句子皆配合中文的說話習慣，不以“I”（我）而改以“this humble person”、“this small person”自稱，同時並使用第三人稱動詞，而寒舍則成爲“my humble abode”，特別翻出原文中謙卑的語氣。

此外，中文的長度、面積、貨幣，與時間等單位亦受到保留，如「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譯爲“seventy *li* from Suzhou Prefecture, in the county of Wujian”（p. 174）。又如〈徐老僕義憤成家〉中有一段敗家子晏世保變賣家中田產的描述：「索性賣一千畝，討價三千餘兩，又要一注兒交銀」。英文譯文爲：“...he put up for sale a thousand *mu* of land for some three thousand taels of silver, to be paid in one lump sum.”（p. 86）譯者以拼音 *mu* 來代表「畝」，並以 tael 來計算價錢。這些音譯的部分，正文中並沒有解釋；解釋放在書後的單字附錄中，並與英制對照如“*li*”爲“A unit of distance equivalent to approximately one third of a mile.”時間單位方面，譯文也特意模仿原文，如「二月」譯爲“the second moon”（p. 17）；「七月中旬」爲“the middle of the seventh moon”（p. 81）；「新月初六」的譯文爲“on the six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p. 88），以陰曆來表達時間。

除了單字詞之外，譯文亦多以直譯或保留主要隱喻手法的方式，翻譯《三言》故事中的諺語及成語，保留了中文的特色。以下試舉幾例：

原文	譯文	譯文頁數
你是個孤身女兒， <u>無腳蟹</u>	You are a waif, <u>a crab without legs!</u>	6
我兒，做小娘的，不是個 <u>軟殼雞蛋</u> ，怎的這般嫩得緊？	My child...girls in our trade cannot afford to <u>behave like soft-shelled eggs</u> , so do not be so tender and thin-skinned.	9
老身天生這副海口，便說到明日還不乾哩！	My mouth is like the sea. I could talk the night through and not feel thirsty.	9
正是癩蝦蟆想著天鵝肉吃	I am like <u>a warty toad in a sewer that dreams of dining on swan's flesh.</u>	19
這正叫做「 <u>鷸蚌相爭，漁人得利</u> 」。	It was as the saying goes: “The fisherman profits when <u>the snipe and the clam grapple.</u> ”	70
原來李克用喫蟲子留後腿的人	Li Keyong was a stingy man, of the sort that <u>insists on saving a hind leg even when dining on no more than a louse.</u>	157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以音譯方式呈現「畝」、「里」等單位，以外來語的方式將中式的度量衡引進英文，而諺語與慣用語部分，如諺語中以「無腳蟹」形容一個人的束手無策，英文亦直譯為「無腳的螃蟹」(a crab without legs)，沒有另外找尋英文中相似的形容詞來替換。此外，中文出現「誇飾」手法時，如原文中以「海口」自誇說話滔滔不絕，極有說服人的能力，英文亦以字面上的意思譯為「我的嘴就像海一樣」(My mouth is like the sea)；而出現成語或俗諺時，如「鷸蚌相爭」、「癩蝦蟆想著天鵝肉吃」，譯文也保留「鷸」(snipe)、「蚌」(clam)、「癩蝦蟆」(warty toad)、「天鵝肉」(swan's flesh)等詞彙，並且不另加註釋，解釋這些詞彙背後的典故以及中文裡的特定涵義。譯者採取「按照字面翻譯」的手法，顯示譯者認為翻譯過後的中文表達方法，仍然可為英文讀者所了解與接受。此外，譯者採取了直譯手法，也顯示譯者將文字修辭視為《三言》故事的重要特色，認為帶有文化色彩的詞彙應該予以保留，積極向譯入語引薦新詞彙，以忠實呈現原文的特色，增進譯文的趣味。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的譯者以介紹中國短篇小說為出發點，期許能夠改變英文讀者對於中國小說的印象，提供學院式翻譯之外的不同選擇。譯者以「來源語文化代言人」的身分來進行翻譯，並以母語讀者的閱讀經驗為翻譯出發點，不受限於《三言》的原文，擁有將譯本加以刪節、改編的權利。然而文字風格上，譯者採取「直譯」的方式，翻譯原來文本中眾多的諺語、俚語、成語、俏皮話與謙語。此外，譯本也保留若干文化詞與陰曆計算的時間單位，並且以音譯的方式，保留中式的度量衡。在文體方面，譯本保留了部分的話本模式，以第二人稱的口吻與讀者互相問答。然而，譯者也刪減部分文字，以簡化故事的篇幅。譯者雖然盡力採取貼近原文的翻譯方式，但也認為文本中過於冗長的敘述與不可譯的文字遊戲，將會影響譯文做為娛樂文本的效果。此外，譯者的重點在於如實呈現《三言》的語言特色與故事情節，而話本中的道德教訓對於譯者來說則是次要的元素，大多予以省略，或只保留部分文字。整體而論，*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保留了原文相當多的文字特徵，將翻譯視為豐富譯入語文本的途徑。然而，為了「娛樂」的效果，譯文將原文的部分元素視為故事中「不可譯」或「沒有意義」的部分，並加以刪減。原則上，譯本希望盡量如實呈現中國小說的特有元素與語言特色，但譯者也賦予自身一定的自由，對原文進行剪裁，並把這種自由度視為服務英文讀者、增進譯本趣味的必要手法。

註釋

1. 《三言》包括《古今小說》(又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與《醒世恆言》。根據李忠明《17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的研究，《古今小說》成書日期尚無定論，一般認為《警世通言》出版於西元1624年，而《醒世恆言》則為1627年。本文所引用的《三言》原文分別為三民書局2003、1983與1989年的版本。《三言》近十年出現的譯本尚有Hanan 2006年的選譯本*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以及Yang & Yang 2000年的*Stories old and new: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與2005年的*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2. Ted Wang 的生平可參考中國翻譯人才網 2007 年 1 月 16 日轉載自新民晚報的〈王惠民與其譯著《三言二拍》〉(<http://www.translators.com.cn/Archives/News1024.html>)。根據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書中的譯者介紹，Chen Chen 出生於中國，後來在大陸與美國兩地從事翻譯與編輯工作。

參考文獻

- 王惠民與其譯著《三言二拍》(2007, 1月16日)。新民晚報。取自<http://www.translators.com.cn/Archives/News1024.html>。
- 史婉德(1979)。現在美國漢學界研究中國小說的概況。載於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1**(頁255-262)。臺北:聯經。
- 李忠明(2003)。17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
- 馮夢龍(編撰)(1983)。警世通言。臺北:三民。
- 馮夢龍(編撰)(1989)。醒世恆言。臺北:三民。
- 馮夢龍(編撰)(2003)。喻世明言。臺北:三民。
- 賴慈芸(編譯)(2005)。P. Newmark著。翻譯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臺北:朗文。
- Birch, C. (Trans.). (1958). *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short stories publish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Y: Grove Press.
- Bishop, J. L. (1956). *The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San-yen collec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nan, P. (Trans.). (2006). *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au, J. S. M., & Ma, Y. W. (Eds.). (1978).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cLaren, A. E. (Trans.). (1994). *The Chinese femme fatale: Stories from the Ming 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Sydney.
- Wang, T., & Chen, C. (Trans.). (2007). *The oil vendor and the courtesan: Tal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NY: Welcome Rain Publishers.
- Yang, S., & Yang, Y. (Trans.). (2000). *Stories old and new*.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Yang, S., & Yang, Y. (Trans.). (2005). *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